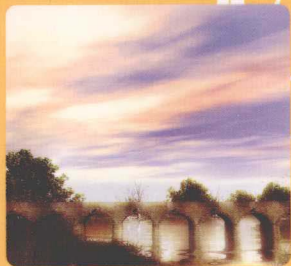


中译经典文库·语文新课标必读文学名著（双语版）



# 欧·亨利

## 短篇小说精选

[美] 欧·亨利 著 张经浩 译

*The Essential O' Henry*

这里有脍炙人口的《警察与圣歌》和《最后一片叶》；  
这里有《二十年后》聚头的朋友，让人感慨《命运之路》的无奈；  
这里有神秘的《姑娘》敲开《绿色门》，走进《带家具的房间》，  
奉上《多情女的面包》，恶作剧地欢呼《五月是个结婚月》！  
翻开书，总有一个故事会触动你的心灵……

中国出版集团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英汉对照】

中译经典文库·语文新课标必读文学名著（双语版）



# 欧·亨利

## 短篇小说精选

中国出版集团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欧·亨利短篇小说精选 = The Essential O'Henry Collection: 英汉对照 / (美) 欧·亨利 (Henry, O.) 著; 张经浩译.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10.12

(中译经典文库·语文新课标必读文学名著: 双语版)

ISBN 978-7-5001-2816-8

I. ①欧… II. ①欧… ②张… III. ①英语—汉语—对照读物  
②短篇小说—作品集—美国—近代 IV. ①H319.4:I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43675 号

---

本译本由上海译文出版社授权

---

出版发行 /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甲 4 号 (物华大厦六层)

电 话 / (010) 68359827 68359303(发行部) 68359287(编辑部)

邮 编 / 100044

传 真 / (010) 68357870

电子邮箱 / book@ctpc.com.cn

网 址 / <http://www.ctpc.com.cn>

总 策 划 / 张高里

执行策划 / 胡晓凯

责任编辑 / 胡晓凯

排 版 / 北京巴蜀阳光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 保定市中国画美凯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规 格 /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 6.5

版 次 / 2010 年 12 月第一版

印 次 / 2010 年 12 月第一次

---

ISBN 978-7-5001-2816-8

定价: 12.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 出版说明



多年以来，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凭借国内一流的翻译和出版实力及资源，精心策划、出版了大批双语读物，在海内外读者中和业界内产生了良好、深远的影响，形成了自己鲜明的出版特色。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版的英汉（汉英）对照“一百丛书”，声名远扬，成为一套最权威、最有特色且又实用的双语读物，影响了一代又一代英语学习者和中华传统文化研究者、爱好者；还有“英若诚名剧译丛”、“中华传统文化精粹丛书”、“美丽英文书系”，这些优秀的双语读物，有的畅销，有的常销不衰反复再版，有的被选为大学英语阅读教材，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获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语文新课标必读文学名著（双语版）”，是本公司专门为中学生和英语学习者精心打造的又一品牌，是“中译经典文库”的一个新的双语读物系列，具有以下特点：

选题创新——该系列图书是国内第一套为中小學生量身打造的“语文新课标必读文学名著”的双语版读物，所选篇目均为教育部颁布的语文新课标必读书目或为中学生以及同等文化水平的社会读者喜闻乐见的世界名著，重新编译为英汉（汉英）对照的双语读本。这些书既给青少年读者提供了成长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又让他们领



略到原著的精髓和魅力，对他们更好地学习英文大有裨益；同时，丛书中入选的《论语》、《茶馆》、《家》等汉英对照读物，亦是热爱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外读者人所共知的经典名篇，能使读者充分享受阅读经典的无限乐趣。

无障碍阅读——中学生阅读世界文学名著的原著会遇到很多生词和文化难点。针对这一情况，我们给每一篇读物原文中的较难词汇和不易理解之处都加上了注释，在内文的版式设计上也采取英汉（或汉英）对照方式，扫清了学生阅读时的障碍。

优良品质——中译双语读物多年来在读者中享有良好口碑，这得益于作者和出版者对于图书质量的不懈追求。“语文新课标必读文学名著（双语版）”继承了中译双语读物的优良传统——精选的篇目、优秀的译文、方便实用的注解，秉承着对每一个读者负责的精神，竭力打造精品图书。

愿这套丛书成为广大读者的良师益友，愿读者在英语学习和传统文化学习两方面都取得新的突破。



法国最杰出的短篇小说家要数莫泊桑，俄国的当推契诃夫，美国独树一帜的则是欧·亨利。

欧·亨利（O. Henry）真名威廉·西德尼·波特（William Sydney Porter）。据说，“欧·亨利”是法国药剂大师艾蒂安·欧西安·亨利（Etienne-Ossian Henry）的名字的节略。

1862年9月11日，欧·亨利生于美国北卡罗来纳州格林斯伯格的一个医生家。3岁丧母。幼时在堂亲办的一所私立学校读书。15岁开始在本地一家药房当学徒。19岁那年，格林斯伯格一位医生见他身体不好，带他到西部得克萨斯州拉萨尔县一个牧场作客，欧·亨利很喜爱西部牧场的生活，在那儿竟住了两年。

1885年，欧·亨利认识了一位17岁的姑娘阿索尔·埃斯蒂斯（Athol Estes）。1887年7月5日夜，姑娘刚念完中学，便瞒着父母与欧·亨利双双跑到牧师家。在美国，婚姻经牧师认可便算合法。姑娘的母亲本希望女儿嫁个有钱人，得知情况后气得不可开交。

但欧·亨利琴瑟调和。新婚妻子鼓动丈夫写作，而欧·亨利果然当年就在《底特律自由报刊与真实》上发表了作



品。次年阿索尔生一子，可惜襁褓中便夭亡。第二年又生一女，取名玛格丽特 (Margaret)。

1891年，欧·亨利到奥斯汀的第一国民银行当出纳员。到1894年，欧·亨利花250元买下奥斯汀的一家周刊，更名《滚石》，他既当编辑又当出版商，自写文章自作画。英语中有句谚语，叫“滚石不长苔”，但欧·亨利却发现他的《滚石》滚了一年后眼见长了苔，于是作罢，让这家周刊又回归了原主。

也就是在1894年10月，联邦银行检查员发现欧·亨利的账目有问题，欧·亨利只好辞职。1896年2月，欧·亨利受到盗用公款的起诉，被传受审。本来他的案情并不严重，但他逃到了新奥尔良，后又流浪到中美洲的洪都拉斯。1897年，他获悉身患结核的妻子病危，才赶回奥斯汀。后即被捕，但又被保释出狱。出狱不久，妻子病故。第二年，被判有罪，处5年徒刑，在俄亥俄州首府哥伦市的联邦监狱服刑。

欧·亨利因一技之长当了监狱的药剂师。也就是在服刑期间，他开始认真写作，以“欧·亨利”为笔名发表小说。服刑3年零3个月后，欧·亨利提前获释。

1902年欧·亨利移居纽约，成了专业作家。这年，他正好40岁整。尽管他没有忘记早年的快乐，却看到了生活的阴暗面。在纽约，由于大量佳作出版，他名利双收。他



不仅挥霍无度，而且赌博，好酒贪杯。写作的劳累与生活的无节制使他的身体受到严重损伤。1907年，欧·亨利再婚。可惜，第二次婚姻对他来说并没有什么幸福可言。1910年6月3日，他病倒了。两天后，即6月5日，与世长辞，死于肝硬化，年仅48岁。

欧·亨利的小说最显著、最为人熟知和称道的特点是结尾出人意料。作家在故事情节发展过程中，将某一方面着力描写。当然，这些描写与主题是密切相关的，但并没有触及最重要的事实，最重要的事实只用一两笔带过，连最细心的读者也难以看出作家埋下的伏笔。到故事收尾时，笔锋一转，写出了完全意想不到的结局。这时，读者再一回想整个情节，会为作家构思的巧妙拍案叫绝。

欧·亨利的写作不以任何作家为楷模。他常读法国小说家莫泊桑的作品，但并没有以莫泊桑为师。他创作时并不考虑什么创作的规矩，怎样想来就怎样写。然而，他的写作始终有一个明确的目的：供读者消遣。也许由于这个原因，还没有哪位评论家说过欧·亨利曾深受某某人的影响，他的小说才有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结局，才受到广大读者喜爱。

尽管欧·亨利写小说时一心想给读者消遣，他的作品却远不全是喜剧和滑稽剧。他也写悲剧，而且数量不少。他最优秀的小说《圣贤的礼物》就是个悲剧。欧·亨利也





写男女之情，但不像别的作家，是为歌颂爱情的永恒。他的这类小说总要出现读者意想不到的情况，令读者或者一笑，或者一叹，或者一惊。这些小说当然说明欧·亨利构思的巧妙，具有独创天才，但同时从中也可看出他为供读者消遣而写作的目的。

欧·亨利是位有独特风格的杰出短篇小说家，以巧妙的构思、夸张和幽默的文笔反映了他那个时代的人和事。他的作品与声誉早已越出了美国的国界。但要用另一国文字传达作家作品的风貌谈何容易！

笔者进行文学翻译历来一求正确理解原作之意，二求清楚传达原作之意，三求多多保存原作风味。笔者历来也反对“翻译腔”。外译汉时，译文应是流畅的汉语，汉译外时，译文应是流畅的外语。只有在原文不流畅时，译文才会不流畅，但这只是特例。

然而，翻译是一种艺术，翻译毕竟很难，而本人能力又有限，实际效果与主观愿望会存在一段距离。甚至，失误也在所难免。

欧·亨利是美国独树一帜的短篇小说一代大师，最杰出的作家之一。本集出版如能使读者领略这位大师的独特风采，译者的劳动便算是得到了最大报偿。“知我罪我，唯在读者”！

译者

# 目 CONTENTS 录

After Twenty Years	
二十年后 .....	(001)
The Furnished Room	
带家具的房间 .....	(013)
“Girl”	
“姑娘” .....	(033)
The Green Door	
绿色门 .....	(049)
The Marry Month of May	
五月是个结婚月 .....	(071)
Witches' Loaves	
多情女的面包 .....	(089)
The Cop and the Anthem	
警察与圣歌 .....	(101)
The Last Leaf	
最后一片叶 .....	(119)
Roads of Destiny	
命运之路 .....	(137)

这是一个有关时光、有关友情的故事。

站在时光隧道这一端的人，可知道，滚滚而逝的时光足以改变我们的人生轨迹、相貌，甚至品质。现在的知己好友，二十年后，也许是南辕北辙的两个世界里的人。

我们会怀旧，往昔的美好使我们眷恋，过去的情感牵动着我们的追思。然而，当二十年过去，蓦然回首，物是人非，怎不让人唏嘘感叹！

## *After Twenty Years*


The policeman **on the beat**<sup>①</sup> moved up the avenue **impressively**<sup>②</sup>. The impressiveness was habitual and not for show, for spectators were few. The time was barely 10 o'clock at night, but chilly gusts of wind with a taste of rain in them had well nigh depeopled the streets.

Trying doors as he went, **twirling**<sup>③</sup> his club with many **intricate**<sup>④</sup> and artful movements, turning now and then to cast his watchful eye adown the **pacific**<sup>⑤</sup> thoroughfare, the officer, with his **stalwart**<sup>⑥</sup> form and slight **swagger**<sup>⑦</sup>, made a fine picture of a guardian of the peace. The **vicinity**<sup>⑧</sup> was one that kept early hours. Now and then you might see the lights of a cigar store or of an all-night lunch counter; but the majority of the doors belonged to business places that had long since been closed.

When about midway of a certain block the policeman suddenly slowed his walk. In the doorway of a darkened hardware store a man leaned, with an unlighted cigar in his mouth. As the policeman walked up to him the man spoke up quickly.

"It's all right, officer," he said, **reassuringly**<sup>⑨</sup>. "I'm just waiting for a friend. It's an appointment made twenty years ago. Sounds a little funny to you, doesn't it? Well, I'll explain if you'd like to make

## 二十年后

- 
- ① on the beat 执行巡逻任务
- ② impressively  
/ɪm'presɪvli/ *adv.* 威严地,使人敬畏地
- ③ twirl /twɜ:l/ *vt.* 使快速旋转
- ④ intricate /'ɪntrɪkɪt/ *adj.* 复杂精细的
- ⑤ pacific /pə'sɪfɪk/ *adj.* 宁静的,平静的
- ⑥ stalwart /'stɔ:lwɜ:t/ *adj.* 健壮的,结实的
- ⑦ swagger /'swæɡə/ *n.* 昂首阔步
- ⑧ vicinity /vɪ'sɪnɪti/ *n.* 附近地区

- ⑨ reassuringly  
/ˌri:ə'sʊəɪŋli/ *adv.* 安慰地,鼓励地

一位巡警在马路上威风凛凛地走着。他的威武是习惯成自然,而不是摆给人看的架势,因为行人已少而又少。时间还不到夜晚十点,但眼见要下雨,冷风一阵紧似一阵,马路上就已是空空荡荡了。

他边走边一家家打量,还不时转过头,用警惕的目光向平静的通衢大道两头远望,那甩警棍的动作多姿多彩,再加上体格魁伟,却不带傲气,看起来是好一个太平天下的卫士的形象。这一带收市早。你偶尔看到还亮着灯的店或者是烟店,或者是通宵餐馆,大多数店铺却早早关了门。

走到一个路段的正中时,警察突然放慢了脚步。一家灭了灯的五金店门口,有个男子斜靠门站着,嘴里叼了根烟,并没点着。看到警察走过来他抢先说话了。

“没事,警官,我在等一位朋友,”他镇定自若地说,“二十年前约好现在相见。你听了觉得奇怪,是吗?你要是不放心呢,我可以把

certain it's all **straight**<sup>①</sup>. About that long ago there used to be a restaurant where this store stands — 'Big Joe' Brady's restaurant."

"Until five years ago," said the policeman. "It was torn down then."

The man in the doorway struck a match and lit his cigar. The light showed a pale, square-jawed face with keen eyes, and a little white scar near his right eyebrow. His **scarfpin**<sup>②</sup> was a large diamond, oddly set.

"Twenty years ago to-night," said the man, "I dined here at 'Big Joe' Brady's with Jimmy Wells, my best **chum**<sup>③</sup>, and the finest chap in the world. He and I were raised here in New York, just like two brothers, together. I was eighteen and Jimmy was twenty. The next morning I was to start for the West to **make my fortune**<sup>④</sup>. You couldn't have dragged Jimmy out of New York; he thought it was the only place on earth. Well, we agreed that night that we would meet here again exactly twenty years from that date and time, no matter what our conditions might be or from what distance we might have to come. We figured that in twenty years each of us ought to have our destiny worked out and our fortunes made, whatever they were going to be."

"It sounds pretty interesting," said the policeman. "Rather a long time between meets, though, it seems to me. Haven't you heard from your friend since you left? "

"Well, yes, for a time we **corresponded**<sup>⑤</sup>," said the other. "But after a year or two we **lost track of**<sup>⑥</sup> each other. You see, the West is a pretty big proposition, and I kept **hustling**<sup>⑦</sup> around over it pretty lively. But I know Jimmy will meet me here if he's alive, for he always was the truest, **stanchest**<sup>⑧</sup> old chap in the world. He'll never forget. I came a thousand miles to stand in this door to-night, and it's worth it if my old partner **turns up**<sup>⑨</sup>."

① straight /streɪt/ *adj.* 规矩的

② scarfpin /'skɑ:fɪn/ *n.* 领带针

③ chum /tʃʌm/ *n.* 好友

④ make one's fortune 发财, 发迹

⑤ correspond  
/kɒrɪs'pɒnd/ *vi.* 通信

⑥ lose track of 失去与...的联系

⑦ hustle /'hʌsl/ *vi.* 奔忙

⑧ stanch /stɑ:ntʃ/ *adj.* 坚固的, 可靠的

⑨ turn up 出现, 露面

事情说给你听听。二十年前, 这家店是一家餐馆, 叫大乔·布雷迪餐馆。”

“餐馆早五年就没有了。”警察说。

站在店门边的人划着了根火柴点烟。火柴光一照, 只见这人长着个方下巴, 脸色发白, 目光倒炯炯有神, 右边眉毛附近留着个小白伤疤。领带扣针歪别着, 上面镶着颗大钻石。

那人说: “二十年前, 我跟吉米·韦尔斯在这儿的餐馆吃饭。他是最要好的哥儿们, 世界上顶呱呱的小子。我俩是在纽约长大的, 亲亲热热像兄弟俩。我十八岁, 吉米二十岁。第二天我要去西部闯荡。在吉米看来天下似乎只有一个纽约。你就是拽也无法把他拽出纽约, 那天晚上, 我们约定, 就从那一天那一刻算起, 整整二十年后在这地方再会面, 不论我们的处境如何, 也不论要走多远的路。我想, 过了这二十年, 好歹各人也该知道了自己的命运, 混出了点名堂。”

“这事倒挺新鲜。时隔二十年才又见上一面, 未免太久了点。分手以后你知道你朋友的消息吗?” 警察问。

那人答道: “说起来我们也有过一段书信往来, 但过了一两年便断了联系。你知道西部那边地方有多大, 而我来来往往又行踪无定。但是我知道要是吉米还活着, 准会上这儿来找我。要说忠诚可靠, 这老兄天底下数第一, 他决不会忘。今天晚上我千里迢迢跑到这家店门口等着, 如果老朋友当真来, 跑这一趟值得。”

The waiting man pulled out a handsome watch, the lids of it set with small diamonds.

“Three minutes to ten,” he announced. “It was exactly ten o’clock when we parted here at the restaurant door.”

“Did pretty well out West, didn’t you?” asked the policeman.

“**You bet!**<sup>①</sup> I hope Jimmy has done half as well. He was a kind of **plodder**<sup>②</sup>, though, good fellow as he was. I’ve had to compete with some of the sharpest wits going to **get my pile**<sup>③</sup>. A man gets in a **groove**<sup>④</sup> in New York. It takes the West to put a razor-edge on him.”

The policeman twirled his club and took a step or two.

“I’ll be on my way. Hope your friend comes around all right. Going to call time on him sharp?”

“I should say not!” said the other. “I’ll give him half an hour at least. If Jimmy is alive on earth he’ll be here by that time. So long, officer.”

“Good-night, sir,” said the policeman, passing on along his beat, trying doors as he went.

There was now a fine, cold **drizzle**<sup>⑤</sup> falling, and the wind had risen from its uncertain puffs into a steady blow. The few foot passengers **astir**<sup>⑥</sup> in that quarter hurried **dismally**<sup>⑦</sup> and silently along with coat collars turned high and pocketed hands. And in the door of the hardware store the man who had come a thousand miles to fill an appointment, uncertain almost to **absurdity**<sup>⑧</sup>, with the friend of his youth, smoked his cigar and waited.

About twenty minutes he waited, and then a tall man in a long overcoat, with collar turned up to his ears, hurried across from the opposite side of the street. He went directly to the waiting man.

“Is that you, Bob?” he asked, doubtfully.

“Is that you, Jimmy Wells?” cried the man in the door.



等朋友的人掏出块漂亮的表，表面上镶着小宝石。

“十点差三分，”他说，“我们在餐馆分手的时间是十点整。”

“你在西部混得还不错吧？”警察问。

“你猜对了！吉米要是比得上我一半就算他不赖。他是个大好人，就是迟钝了点。我发财可也不容易，非多长几个心眼不可。在纽约什么都要守着老套套。人要开窍得到西部去。”

警察甩着警棍，又开步了。

“我得走啦！希望你的朋友真能来。到时候没来你就走吗？”

“不会。”他说，“至少我等他半个钟头。如果吉米还活在这世上，等半小时他准来。再见，警官。”

“再见，先生。”警官说着又继续巡逻，边走边一家家打量。

这时冷飕飕的毛毛雨降了下来，原来风一阵阵吹，现在是不停地吹。这一带为数很少的几个行人把大衣领翻上来，手插进口袋里，加快脚步，默默赶路，自认倒霉没赶上好天气。五金店门口的那个人抽着烟还在等。他千里迢迢来赴年轻时朋友的约会，干这种完全没准的事可说是荒唐。

他等了约摸二十分钟后，一位高个子大步流星穿过马路径直朝他走来。这人穿着长外套，衣领翻上来盖住了耳朵。

“鲍勃，真是你吗？”来者不敢相信地问道。

① You bet! 〈口〉当然，一定

② plodder /'plɒdə/ n. 辛勤工作的人

③ get one's pile 〈口〉赚钱，发财

④ groove /gru:v/ n. 槽，辙，be in groove 老一套，墨守成规

⑤ drizzle /'drɪzl/ n. 毛毛雨

⑥ astir /əs'tɜ:/ adv. 骚动起来

⑦ dismally /'dɪzməli/ adv. 忧郁地，沉闷地

⑧ absurdity /əb'sɜ:dəti/ n. 荒谬，荒诞